

現代戰術論

滲透戰術論

突擊戰術論

論進攻守戰

增刊 第一號

時興潮流編輯印

貴陽市文化審查處

第
十
一
號



現代戰術論

滲透戰術論

福蘭德斯之役的要質

Infantry Journal (July-August), Washington.

我在一九三六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於滲透戰術的問題，作一種理論的分析。當時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名之爲「雙重滲透」(Double penetration)，是根據理論和滲透失敗的一段歷史來論述的。過去兩個月的歐戰發展，可以允許我們依據實際經驗來對這一學說作實際探討，不必如前此之費用「如果」「或將」來研究了；由於一種奇異的對照，或者由於德國最高指揮部的計劃，此次一九四〇年五月福蘭德斯之役(Battle of Flanders)的戰鬥，
1
証和上次一九一八年三月皮卡迪之役(Battle of Picardy)在同一戰場上作戰，並完全根據

書登道夫將軍原始的計劃，而這種計劃在上一次是在戰役的過程中被放棄了。在我一九三六年的研究中，下手之點多是靜態的——祇是論述要有多少兵力向某某一點進攻；軍提出了某處鐵路與公路的密度如何——而沒把時間因素的重要性加重提出。一九四〇年五月的經驗，顯示出時間的因素是基本的，並不是偶然的。問題是動態的。

雙重滲透的學說含有下列幾種原則：

(一) 滲透的目的並不在滲透本身，乃在使守者的陣線形成兩個受包圍的暴露側面。
 (二) 為保證滲透成功，攻者必須包圍兩個同時的或嚴密協同動作的滲透進攻（主力滲透與輔助滲透二者），這兩種進攻在將守者的主要戰線一經突破之後，便要劇烈的劃分開來。在這兩種滲透是進展的過程中，可逐步推廣戰果，使對方戰線擴大，完全屈服於堅強的機械化部隊之下。

(三) 滲透計劃之形成，必須切斷守者軍隊使分為兩個斷片，使其一個斷片兵力異常單薄，藉便滲透主力部隊在其後軍未到之前，即予以徹底殲滅。同時，在守者軍隊切斷後者之堅強斷片中，必須為滲透輔助部隊所深入其內，並與後方主力進攻保持聯繫。

(四) 滲透主力部隊之兵力，必須堅強充實，藉保持其有效戰鬥力於攻擊的始末以及其後任何時均較守者的孤立部隊之兵力遠為優越。

(五) 滲透輔助部隊之配備，必須使其能在滲透主力部隊進行殲滅對方孤立側翼之期間內，足以抵禦守者堅強斷片之一切反攻。

在這一進兵計劃中，必須嚴密注意「兵力經濟」原則，對滲透輔助部隊之兵力使用至最小限度，藉使滲透主力部隊的人員充足，能對守者的孤立部隊一舉而殲滅之。

我在一九三六年的研究中，對於雙重滲透的成功，曾舉出下列幾種必要條件：

(一) 進攻之位置，必須盡量運用詐術，不僅攻擊的時間與地點要守秘密，即便在進攻過程中何者為主力滲透，何者為輔助滲透，均須使對方無從猜知。

(二) 滲透主力部隊必須遠離守者之後備兵的大本營之外。

(三) 滲透主力部隊之進展區域，必須具有一個嚴密的交通網，並附以有效運輸工具，能隨滲透部隊之進展速率而補充上一切配備，藉於任何時期均能使攻勢壓倒守勢。

(四) 滲透主力部隊之進兵區域，必須無任何天然防礙足以阻撓進攻之迅速發展，並

無任何足供堅強防守之自然地形致使敵人得以重新佈署陣線。

(五) 如屬可能，滲透主力部隊之暴露的側面須以易於防守的障礙物保護之，例如依據大河、漕澤，或山脈。

(六) 進攻區域最好在守方陣線上之交通線斷絕地帶——尤以在守者被切斷兩部分之間不能利用側面交通線以聯絡之處。

(七) 就滲透補助部隊之有限目的而論，必須有一堅強之天然防守地形，具有以下特點：

能於最短時間內佔領之者。

能迅速成為抵抗據點，並能於滲透主力部隊完成其任務後來援之前足供相當兵力應用者。

其暴露側面能依據堡壘或戰略地帶不便於被包圍者。

對守方的準備主力與孤立部隊間之側面交通線，能予以控制者。

(八) 這一滲透補助部隊所固守之側面地位，必須能充分保護交通線之神氣中樞。藉

使滲透主力部隊進行殲滅戰時能利用之。我們可以看出所有這些必要條件，都是爲了一件必要而推論出來的：就是滲透主力部隊在進行包圍時，須於守方的孤立部隊未得到後方主力援救之前而戰敗之。這就是舊日的論題，要於緊要時間與緊要地域上集中優越戰鬥力，並於全部必要時間內均能保持此種優勢。

這在攻者方面祇有在某數方面取得固定的優勢以影響戰鬥力的平衡，方能得到解決。拿某一戰場上攻守兩方戰鬥力相同而論，大可假定主動部隊（此後稱爲攻者）能在起始時集中優越戰鬥力，以攻擊敵方陣線上之任何一點，因以形成大規模的突破。這一初步戰鬥力的優越，在進行殲滅戰之必要時間內均須保持到底。

攻者可有三種方法使其軍力對比於自己有利：

（一）增長攻者的初步戰鬥力，使優於守者。這或以增加攻者戰鬥力的方法，或依分散戰略以減少守者的臨時戰鬥力的方法達到目的。

（二）增加攻者戰鬥力之時間擴展。

（三）減少守者戰鬥力之時間擴展。

假若攻者這於必要期間內保持其初步戰鬥力的優越性，便必須運用軍事策略，使守者戰鬥力的總擴展降低，使其降低之速度，不致於滲透主力部隊於完成殲滅戰之前，能平等或優於攻者。何以能辦到這一步，在分所戰鬥力的時間擴展的組織因素之後，便可看出。

(一) 戰鬥損失，例如人員死傷，配備損壞，彈藥消耗，食糧消耗，組織力降低，以及士氣消磨等（雙方均有之減退）。

(二) 有組織之防守地形或可守之堡壘的喪失（守者方面之減退）。

(三) 對方開到之增援部隊（雙方均有之增強）。

(四) 交通，控制，與運輸系統之喪失（守者之減退，對於攻者亦有少量減退，因攻者必須在交通線已經破壞之地域進兵也）。大體上，此一成分對攻者有利，因為攻者可盡量準備對敵人行動之不利於己方交通要道者予以抵消，而守者則不能事先預知須於何一點上集中其防衛力量。

戰鬥力的時間擴展的任何一項因素，以及初步戰鬥力本身，都含有兩種成分：便是兵

力與機動力兩項。兩個勢均力敵的部隊之間，機動力大者（假設其統率力同等）必佔上風。偉大的指揮官，如遇敵方兵力優越或與己相等時，必要在機動方面尋求絕對的優勢。拿破崙因創立戰車運輸辦法而取得此項優勢。毛奇的勝利，多借重於利用鐵路運輸軍隊與給養之得法——這是他的對手方所不大明瞭的。反之，在世界大戰中，任何一方均未能保有這種機動性優越的確定方法。更因雙方兵力在基本上同等，結果戰爭必致變為一種純粹消耗性質，使優勢歸於陣地上兵力強大的一方。由於優越的技術與組織，中歐國家得以抵消協約國在戰鬥兵力的時間擴展方面的優勢達四年之久，但總與軍隊終未能大規模擴展機動性的優越，以支持進攻先一步於防守之前。任何一方都不能阻止敵方自由運輸後備兵及時到達被威脅之一點而重新佈署。在這種情況下，任何邊境均未能成功，祇有等待敵方力量消耗淨盡。

世界大戰的教訓，已被世界各國軍隊徹底研究過。德國參謀本部所得的結論，可以用一句話表明：便是閃擊戰。德國人從早就明白了戰爭的根本原則，並深知機動性的重要。

摩托化武器的完備，是在機動性方面取得確定優勢的新工具——是從鐵路發展以來的第一個新工具。若能在飛機，卡車，摩托腳踏車方面取得確定優勢的軍隊（假設其他方面大致相等）便具有莫大力量，不僅能突破敵方的防守系統，更切要的，還能超越敵方戰鬥力的一切後備力量。因為摩托化的武器，具有軍事史上無與倫比的兵力與機動力的本質。具有這種配備的軍隊，不僅能增加其作戰力量，更能直接攻擊敵方重新佈署作戰力量的任何工具。不僅能增加具有此種配備者的機動力，更能減削敵人的機動力。具有此種武器，便能發揮最大衝擊力，以空前速度來作戰。

到一九三五年德國業已祕密準備好一項龐大的飛機及摩托化與機械化師團的兵力，因而敢冒犯大受責難的危險來進佔萊茵區與薩爾區——這一步驟的獲得，使它有完全自由行動來生產大量摩托化武器，以保證將來對同盟國作戰的勝利。閃擊戰的觀念已在西班牙內戰中得到初步試驗，而證明其有效。祇若西班牙政府軍在空軍方面能保持大致同等的力量（他們在坦克車與裝甲汽車方面比較單薄），叛軍便不能有多大進展。然而一旦德意的飛機，坦克車，與裝甲汽車送給叛軍之後，使叛軍在戰略的與戰鬥的機動性方面取得了無疑

戰力則戰力的平衡便穩定的移到對德軍方面，使他們取得有利地位。同時，德國更在利用各種方法，在一個有變的期間內，於摩托化武器方面取得不成問題的優越地位。

在武器在西班牙的戰鬥經驗中便已引人特別注意了。德國的飛機設計已有改進，並加以標準化。大量生產的辦法，業已在大量擴充的汽車與飛機工廠中應用了。重要工業都從盧爾區移至內地。各種生產已雷厲風行的分散於無數小工廠去了，不顧效率原則的犧牲，祇管要在戰略安全上獲得大量增進。有些情形下，據說飛機廠已在地下建築，既不容易被人發現，更可在轟炸時保證安全。嚴密偽裝了的地下飛機庫，具有兵工廠與各種設備的便利，已在西垣 (Weichell) 一帶到處建築下了。子彈不能穿透的防瓦斯的坦克車都已製造出來。成羣結隊的駕駛員已依連鎖方法教練出來，每一個受過一半訓練的空軍人員隨即變為教師，其進展之迅速正與新出產的飛機相同。在飛機與駕駛員兩方面，都因鑒於消耗的龐大，而盡量之重質。由空中運輸給養供給地下部隊的辦法，都已加以探討。降空傘部隊已有進步，防空的自衛辦法，已發展為高度的有效，一切重要裝設都盡可能的完全保護。

起來。鐵路和儲藏均已分散開，並盡可能的埋之於地下。

摩托運輸也得到同樣的嚴密考究。通過全國的加大速率的公路已經建築起來，以備增加戰略的機動性。大規模生產大卡車，坦克車，與摩托腳踏車的便利，已在「國民自衛」的詭計下取得了。火曜的輕坦克車，因在西班牙內戰內證明不能滿意，便代以新式的十噸輕坦克，以及中型與重坦克車，具有更大的威力與速度，更重的武裝，更厚的裝甲。據說去年我國新式坦克車都是水陸兩用的。通過全國的運輸軍隊與軍火的工具，都已完備。新式橋梁都使其能擔任重量裝載而設計出來，更特別注意建築時的進度。主要橋梁惟恐將來成為戰場有被炸毀之虞的，都加倍另造一個，並特別訓練若干人員使其工作迅速敏捷。戰鬥組織必要時即行修改，務使戰鬥單位不依靠鐵路來運輸。

最後而最重要的一項，關於這些戰鬥力量的最新迅速因素的緊急協同動作的方法，均已設計出來並見諸實行，以期各種單位混合一起成為協同動作的隊伍。同時，一種改進的現代化戰略，根據步兵，坦克，與空軍三者的合作原則，業已研究出來，藉對敵方的交通線，同時管理，與飛機和汽車生產的主要聯繫加以最大的阻撓力量。

這種新牛力量在道兵奧國與捷克時得到第一次真正實行。類似一種爆發式的巡邏。這組組織與協同戰略最後一次在戰場上的實驗，便是針對無準備的波蘭軍隊而發，結果證明完全成功。顯然德國軍隊不僅一時具有優越的戰鬥力，更有方法賦予此種力量以優越的機動性，以致最終有大規模進擊英法的考慮。

廣汎說來，戰略上的問題，便是在英法大量工業力與原料資源開始動員之前，迫使同盟國作一次決戰。這樣能辦得到？孫子曾說過：

「故我欲戰則敵必戰；攻其所必救也。」

同盟國「所必救」之點在那裏呢？其地甚多：敘利亞的油田；蘇彝士運河與直布羅陀；馬奇諾戰線；意大利境；海峽與北海的全都海岸，從哈佛到德倫的英，從這裏可以由海空兩方面大舉進攻。工業中心與絕對要害的同盟國的造船與海軍據點。在這幾種可能的目標中，祇有最後所說的一項，最有和同盟國在陸海兩方面於有利的條件下作最後搏鬥的機會。其他各項，可作為分散進攻的奧妙地域，可依兵力經濟原則而發動。

主要努力必須集中在北海與沙峽沿岸。這包括侵佔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諸國。不利之點雖在於敵方初步戰鬥力的殷實，但為抵削此種不利，若干經濟優勢可因進佔每一國而獲得。

挪威：進佔挪威可以切斷同盟國在纖維、木材、鑛產，與魚產方面的主要供給，同時德國可有相同的獲得。更可完全孤立瑞典使不能與同盟國通商，使德國實際上獨佔其全部工業生產。就中尤包括有瑞典鐵礦的緊要一項。

丹麥：於此可消滅同盟國的魚產，農產物，與牛乳等項的來源，而德國可有相同的獲得，這正是德國所急需的幾項。

荷蘭：農產物與牛乳等，軍需金屬品，大量汽油與火油儲藏，與製鋁廠等。重要的水陸交通工具，以補充在法比作戰的德國軍隊。

盧森堡：接近比利時，並為馬奇諾堡壘的暴露側面。煤鐵的重要蘊藏，以及大量的鋼鐵工業。

比利時：大量儲藏的汽油，火油，與軍需金屬品，大量蘊藏的煤可製為汽油。這是一

項主要的工業。更重要的是有密佈的鐵路網，公路網，與運河網，直達法國北部的主要工業區域，正在法國防禦力較弱的邊境上。

對所有這些中立國的侵入，都是根據完密製訂的計劃來的，誘迫同盟國軍隊在無防禦的國境上，作一次決戰。挪威之役是具有分散作用，誘使同盟國的後備兵離開戰場，以爲最後主要進攻的偽裝準備。荷蘭與比利時是釣餌，誘引英法軍隊從他們的小馬奇諾防禦中跑出來。因爲可以設想出來，英國因緊要利害所在，必使它經由比利時赴援荷蘭，而比利時便因此而必與同盟國一致行動。對荷蘭的初步滲透必須力量雄厚——不僅爲迅速消滅荷蘭的戰鬥力，更爲暴露比利時軍隊的側面，使他們從其東部防衛上撤出。同時，主力進攻也經由盧森堡與比利時的阿登省(Ardenne)威脅上來。

我們一時無從知悉甘末林將軍對敵情的估計如何，也不知同盟國軍隊在五月十日至十三日向北移動的詳細情況；但據各種得到的報導看來，似乎表示同盟國最高指揮部診斷爲國進攻爲雪利芬的「鑷鉗戰略」的擴大重演。法國在第五區(Dieppe)的軍隊似乎立即北上援助比利時，因而德國由比利時的阿登省強行進軍，發現從美西也爾——查理維爾(Mos-

Jass Charleville) 軍鼓末 (Cric) 與德界河 (Meuse) 沿邊上防禦力極為單薄。在德軍於五月十四與十五兩日進兵羅斯河時，同盟國機械化部隊的主力，正與德國機械化的槍尖形滲透部隊由賈士特利支 (Jassat) 西南突向幹布路 (Cathin) 的大軍作激烈的戰鬪。大約同盟國知曉德國突過阿當省軍隊的實力，而相信法國的第九軍是守守住羅斯河防線。如果這樣，這實在是一個浪費的估計，因為第九軍已完全陷入德國浪花的深淵裏，其進攻之迅速，實不容有重新佈置陣線的餘暇。在五月初五日至十八日之間，有若干消息報導以及官方與半官方文告，表示同盟國相信由美西也爾至第魯區的突進，是以巴黎為目標的，德國方面的批判，在這些日子裏，也處處補充這種相信。然而全部戰況情況，對卡來、敦刻爾克 (Dunkirk)、里爾 (Lille) 拜普諾 (Béthune)、棧斯 (Jass) 亞眠 (Amiens) 與阿拉斯 (Arras) 的開始空襲轟炸，以及德國參謀本部一再企圖進行機械戰，都明確表示出來要包圍北部的軍隊於南部與西德之外。到了五月十九日，戰線的形勢，極像上次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經形成的狀況，祇有靠近蒙斯 (Mons)、毛伯吉 (Mauberge)、與發隆西恩 (Valenciennes) 一帶同盟軍之凸出形狀不同。在這一天總看出主力進攻是確定

的往西北方進行，正依照魯登道夫的原始計劃於一九一八年三月所下的命令行事。不久便顯然看出，德軍前此之進攻色當 (Sedan)、默塞斯 (Metz)、與拉安 (Louvain)，都不過是樹定一個有防禦的側面而已。在這一保證之下，纔能使滲透主力部隊——經由定布雷 (Cambrai) 阿拉斯——聖波爾 (St. Pol)——得以完成其使命，以包圍與消滅比利時軍及英法的北路軍隊。

回到雙重滲透上來講，我們可以看出在本文前圖所列的一切必要條件都已完全具備：(一) 滲透主力的位置與時間都極秘密估計，以欺騙同盟國的最高指揮部。在最初兩天之內，德軍的全部力量，似乎集中於進攻荷蘭與比利時北部。進攻滲透的軍隊都已很好的藏在盧森堡與比利時的阿登省的山谷森林中。當滲透的最大企圖發現之後，直到五月十八以前，還不清楚究竟主要企圖是在攻克巴黎呢，還是要奪取海岸。

(二) 滲透主力部隊，正遠離守禦的裝備主力之外，可切斷並消滅同盟國軍隊的一個大斷片。

(三) 滲透的主力部隊的進兵區域，正選擇在交通便利之處，但應用公路而不用鐵路。

：盧森堡，比屬阿登省，與蓋石省，（*Quatre*）祇有很少幾條由東到西的鐵路，而這很少幾條鐵路，還都不是主要幹線。顯然其所依恃者，完全是以大汽車運輸軍隊與給養。

（四）這兵區域僅經過一個重要的天然障礙——便是繆斯河。我們可以推想，滲透部隊必有大量裝備不顧任何抵禦以迅速渡過此河，並不顧同盟國空軍的劇烈轟炸，以保持充分的橋樑。當時沿繆斯河上空，雙方空軍曾發生一度極劇烈的空中戰役。經過繆斯河之後，滲透主力部隊，在全部過程中，都完全沿高坡平場進軍，沿途極便機械化與摩托化兵團之用。沿松布爾河（*Sambre*）的沼澤地帶，對於在南面的足資防守的由東到西的河流防線，祇遇必要時纔加以進攻，用以保護滲透主力部隊的側面，清除設防的區域，進行欺詐作用，或建立將來戰鬪時撤退的據點。

（五）滲透主力部隊的左翼，直至亞伯維爾（*Abbeville*），均以滲透輔助部隊保護之，其後則以英吉利海峽為屏障。

（六）滲透輔助部隊很容易的就建立下一個堅強的保護側面，具有各種必要條件。在這一個區域中大多數河流都是由東而西流，其間的叢林山嶺實在是防守的理想境界。在這一個